

## 亚洲的科技新闻工作者培训活动

一些团体正在为改善亚太地区的科技新闻报道而努力

Adlai J. Amor

中国有句谚语：济人以金，吃用一时；授人以技，受用终身。这句格言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它也许依然是指导培训科技新闻工作者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水平的重要原则。

现在，科学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亚洲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和发展，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民就必须多多了解科学。但是，在公众中尤其在象亚洲这样的以农业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公众中，传播科技知识的难度很大。这些国家的文盲率往往很高，几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可以确切地说，正是这些地区，应用现代科技的必要性可能是最大的。

### 亚洲的培训计划

尽管在科学家和新闻记者之间建立联系不易，但传播媒介一贯被认为是帮助公众认识科学技术的最佳工具。1984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亚洲新闻工作者培训工作会议期间，传播媒介在这方面的作用得

---

Amor 先生曾任专栏通讯社 *Depthnews Asia* 的常务副总编，现任亚洲报业基金会的培训主任。他积极从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新闻工作者的培训活动，尤其是科技方面的培训活动。他的联系地址是，Philippine Press Institute, P. O. Box 3350, 1099 Manila, Philippines。本文是刊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 一书中的一篇文章之修改本。

到了重申。亚洲新闻业的约 40 位出版商、主编和教授们，要求为亚洲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科技方面的新闻工作者设立更多的专业培训计划。

虽然在亚洲，尤其在日本，早期为发展科技新闻事业曾作过一些工作，但仅在最近的 15 年内，这方面的工作才走向高潮。这种努力的指导思想是，使公众增强在发展过程中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意识，从而加快发展速度。这就是说，鼓励亚洲的新闻工作者认识本国科技报道的新闻价值。

充当这一运动先锋的是亚洲报业基金会 (PFA) 和加拿大的国际开发研究中心 (IDRC)。总部设在马尼拉的 PFA 是一个私人、非股份制、非赢利性的机构，属于亚洲地区的出版者和主编们所有。自 1968 年以来，它一直参与培训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并且已组织过 104 次以上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各种会议。其中 25 次的内容是一般性的科技、卫生、环境、能源、农业和人口统计学。总共有 2488 名以上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这些培训活动，自 1968 年起每年平均为 136 名。

PFA 还经管着亚太地区唯一的一家科技新闻社——*Depthnews Science Service*。它拥有约 600 家报纸和电台用户，所发新闻以 14 种语言出版或广播。该科技新闻社是在 IDRC 帮助下开办的。

总部设在加拿大渥太华的 IDRC，是国际上仅有的一家致力于应用科学技术解决发展问题的援助机构。它是一个官办团体，由加拿大议会于 1970 年批准创立，但由一独立的国际理事会掌管。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世界上的其他机构没有一个机构象 IDRC 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促进第三世界科技新闻事业的发展方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自 1974 年以来，PFA 和 IDRC 一直在为促进亚太地区的科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进行合作。他们联合举办了许多期科技写作讲习班——1974、1977 和 1982 年在菲律宾，1975 年在印度，以及今年初在马尼拉。（但第一期这样的区域性培训班是 1970 年由 PFA 和日本报纸出版者和编辑协会在东京举办的。）

最近几年还举办了若干期其它内容的讲习班。它们包括 1984 年 5 月在印度报业托拉斯支持下由 IDRC 资助的新德里讲习班，1984 年 9 月在马来西亚通讯社（BERBAMA）支持下由 IDRC 资助的吉隆坡讲习班，以及 1985 年在菲律宾通讯社支持下由 IDRC 资助的菲律宾洛斯巴尼奥讲习班。此外，1984 年 7—8 月，在亚洲和太平洋广播开发研究所支持下，在马来西亚举办了电台节目制作者讲习班。

虽然这些讲习班不是与 PFA 联合主办的，但 PFA 通过提供教员和其它顾问人员给这些讲习班以帮助。在举办亚太地区新闻工作者卫生与环境报道讲习班时，PFA 也曾给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过类似的援助。

### 培训教员

多年来，虽然亚太地区科技作家的队伍因这些培训活动而得到壮大，但直到最近才考虑有组织地设法增加培训专门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的教员数量。也就是说，PFA 和 IDRC 领悟到了中国的“授人以技”这句谚语的真谛，因而考虑将培训教员作为应付科技新闻事业方面日益增加的培训需求的一种手段。

“……传播媒介一贯被认为是帮助公众认识科学技术的最佳工具。”

然而，从长远看，PFA 希望这种新的培训方法将给各国新闻部门注入自力更生的力量，以便由它们培训它们自己的人员，与此同时也帮助扩大亚太地区有限的人力物力。

自 1984 年以来，第三世界的三次教员培训活动都是由 IDRC 支助的。1984 年在哥伦比亚举办了第一期讲习班，1985 年 11 月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举办了第二期讲习班，最近一期讲习班则是 1986 年 1 月在马来西亚的沙阿兰举办的。

这些讲习班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讲授科技新闻学，而且是要替科技新闻工作者构思教学大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科技新闻学的教员。这个指导思想后来在马来西亚讲习班中做过修改，把编写科技新闻学培训教材的工作也包括在内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Mack Laing 教授认为，马来西亚讲习班是最成功的。Laing 教授曾主持过津巴布韦讲习班，他是培训工作四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常驻马来西亚。这个领导小组由两名新闻学教授、一名科技新闻工作者和一名教学技术专家组成。

来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9 个国家的 18 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教员，参加了与 PFA 联合举办的马来西亚讲习班。尽管只有二三位是专职记者，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未从事过教学活动，但另有 8 名参加者是活跃的新闻记者，有的只偶而从事培训工作，有的则作为单位内部的培训官员经常从事教学活动。

### 讲习班的性质

培训科技新闻学教员的讲习班有两项基本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培训，集中培训两个方面的能力，即科技新闻学和在这一领域内的培训或发展情况；第二项任务是研究培训方法，这涉及研究学员的需求和所需的技能，尔后提供如何把这些需求和技能组织成培训单元的理论知识。

讲习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让学员们就科技新闻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准备 15 分钟的小型讲课。学员们的讲课要进行录像，然后集体加以评议。还针对培训科技新闻工作者、编辑和新闻学教员的不同要求，拟定了各种培训单元。目前正在把这些单元编辑成一本叫做《科技新闻学培训工作》（*Science Journalism Training*）的手册，这是亚洲第一本这样的手册。

由于这期讲习班办得很成功，PFA 的理事们和董事们通过决议：PFA 将每年举办教员培训讲习班。

但在今后的讲习班中，无论是培训新闻学教员还是培训科技新闻工作者，必须认真注意六个重要方

面：学员、日程安排、培训教材、教员、科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以及评价和进一步培训。

**学员。**在举办科技新闻学讲习班时必须意识到，尽管有些科技新闻工作者是经过挑选的，但大多数人是由于偶然的机今天才成为科技新闻工作者的。这些人在人文学方面往往已有一定基础，而在科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底子。他们之所以成为科技新闻工作者，是因为他们曾被指定去采访诸如卫生或环保部门这样一些“单位”。一旦他们转向采访其他单位（如市政厅或议会），就几乎没有人能够保持对科技新闻事业的兴趣了。

正是出于这个原故，组织者在培训科技新闻工作者方面必须要有远见。如果这些记者在其新闻生涯的早期就经过培训，并激发出对科技新闻事业的热情，那么当他们后来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或编辑人员时，就会比较容易采用科技报道，因而报刊上就会出现更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报道。

虽然参加 PFA - IDRC 科技新闻学讲习班的大多数学员至少已经有 3 年的写作经历，但他们参加科技写作讲习班还是第一次。因此，对讲习班的组织者来说，如何促使学员从偶尔充当科技新闻记者转变成成为确实热衷于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组织者控制不了学员们的职业，但在短期内就见到了一些成效，如他们各自的报纸或通讯社在科技方面的报道有了改进和增加。

**日程安排。**多年来由 PFA 发展起来的科技新闻学讲习班的标准做法是，讲课、编辑讨论会、写作练习和现场采访等几方面的合理组合。

上午通常安排一些科技讲座，目的是提高新闻记者们的科技知识水平。下午的时间则用于讨论如何把这些知识传播给公众。

编辑讨论会是安排得比较松散的一种讨论会，为教员们留下了很多机动的时间，可以用来回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包括如何使复杂的科学过程变得通俗易懂或如何与统计数字打交道。它们甚至可能包括学员们提出的有关其本国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写作练习。**以科学论文或以现场采访为基础的写作练习，是编辑讨论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做法是，讲习班要求每个学员在学期间就为他们各自的

出版物撰稿。这样做不仅能推动学员们涉足科学技术方面的新闻报道，而且为教员们安排编辑讨论会的侧重点创造了条件。它还有助于象组织所希望的那样者把讲习班办得充满新闻编辑室的气氛。

**现场采访。**现场采访特别有助于学员们取得接触工厂或研究所现场情况的直接经验。此外，与讲习班教室相比，科学家们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谈话会感到更自由些。每周至少安排一次现场采访，最好安排在周三或周四前后。为时两周的讲习班可以安排三次现场采访。

对于教员培训班或一般的科技新闻学讲习班来说，每期最多两周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为时一周的计划对于象以卫生和环境这样一些问题为重点的专业讲习班是最好的。只有为高级的或专职的科技新闻工作者举办的专题座谈会，时间才可以更短些。

归根结底，讲习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报社主编们能够为其记者们匀出多少时间。由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报纸都感到人手不足，至多可以允许它们的记者抽出 2 周的时间。

**培训教材。**最近，PFA - IDRC 讲习班一直采用《亚洲科技写作》(Science Writing in Asia) 手册中的“技巧与论点”篇作为他们的基本教材。这本手册是由 Mack Laing 教授、Depthnews Science 主编 Paul Icamina 和本人共同编写的。它以我们这些科技新闻工作者的集体经验为基础，并且是从亚洲人的角度看待科技新闻学的，但也吸收了西方的一些见解。在这本手册问世前，大多数培训教材基本上是从西方搬来的。这本手册现在已经用英文、印度尼西亚文和泰文出版。目前正准备出尼泊尔文版。

研究论文以及好的和次的新闻写作样板，通常构成 PFA - IDRC 教材的核心。研究论文用来给新闻记者们示范如何最佳地将一个大课题分解开，以便抓住问题的实质。报道样板——包括学员们的习作——能给讲习班提供学习实例，通过对这些实例的分析给学员们提供写作科技报道的启示和诀窍。

在这许多年中，许多培训教材已经编写好，但还有更多的教材有待编写。在多数情况下，每期讲习班都以上一期讲习班的培训教材为基础。但在这一方面肯定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教材的质量决定着学习过程的质量，教材质量越高，学习过程的质量也越高。

教员。科学和技术新闻常常被说成是“冷门货”。因此，我们的经验业已证明，科技新闻学的教员必须不仅仅是教师，而且还必须是推动者和鼓动者：他们应当激发起新闻工作者的热情，因为在经历了几年的采访生涯之后这种热情也许已经下降。教员们还应当增强学员们当一名记者的自豪感。只有这样才能再次鼓起记者们的干劲，并勉励他们更好地从事写作。

在我们的所有培训计划中，我们总是强调，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愿与我们的同行们分享我们的经验。这是必要的，理由很简单，新闻记者们常常说比别人知道的多。因此，我们一方面实际上承认这种说法，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与其他新闻工作者分享他们的经验。

这样做也是必要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熟悉所有科技领域的专家。事实上，他可能是一位环境科学家、生物技术家或计算机专家，但决不可能是万事通。因此，学习过程更多地是相互学习：每位新闻工作者提供自己所知道的一点儿知识，以便大家对于科学技术了解得更好更全面。

### 科学和传播媒介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举办过的讲习班已经为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们的会见提供了一些机会。通常，他们的讨论往往不拘泥于手边的科学题目，而是还涉及到科学家们和新闻工作者们面临着的其他许多问题。虽然事先从来不是这样计划的，但总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首次发现这种情况时，一时真不知所措。但我们慢慢懂得了，这正好说明这些讲习班能有助于科学家们更多地了解传播媒介，也有助于新闻工作者们更多地了解科学进展。

我们现已认识到这种会见的意义，并已把这类会见纳入我们的编辑讨论会的轨道。我们要求新闻工作者写作科技报道，把这作为讲习班的一部分。我们通常请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评论这些报道，而不是仅仅让教员们批改这些报道。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使报道写得更好更清楚。

此外，这种相互接触也改善了新闻工作者们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并常常在以后的报道工作中进行联系。

### 评价和进一步培训

对于科技新闻工作者来说，进一步的培训尤其重要。这种必要性早在1970年就有人提出过，当时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科学编辑 Alton Blakeslee 在 PFA - NSK 科技作家讲习班上说：“你们的培训将永无止境。除了听课之外，你们还必须不断地看书”。

今后为科技新闻工作者办的讲习班不一定象现在这样局限于学习科技写作，它们可以更多地办成专题座谈会，使新闻工作者们能够接触到科技方面的最新发展。

在菲律宾，科技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每周都组织一次同科学家们见面的座谈会。通过共进午餐，讨论最新的科学发展。这些讨论都有记录，这样既可以为新闻工作者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又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篇可交给编辑部的报道。

虽然进一步培训是必要的，但必须尽一切可能对此种培训计划进行评价，以便使这些培训计划将来能满足学员们的要求。PFA 已为其所办的所有讲习班拟好了评价调查表，每期讲习班在办班过程中和结束后都须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由于有了此种评价计划，每次培训活动均能以上一期的培训活动为基础，使知识和经验不断地得到积累。

### 展望

在长期培训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这就是科技新闻学的学位课程问题。虽然亚洲的某些大学也经常开设一二个科技新闻学方面的班，但这个地区内没有一所大学设有这一学科的专业。

从长期看，大学中的科技新闻学课程，无论是给新闻工作者开设的还是给科学家们开设的，都能为增加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作出重要贡献。亚洲的一些教育学院已经开设了科学技术课程。目前需要做的是教育它们的大学生紧密联系亚洲人民的日常生活。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所在地区的某些大学，目前正在考虑设置科技新闻学专业。但正象短期讲习班一样，它们由于缺少合格的师资而受阻。在今后几年内，对开办更多的教员培训讲习班的需求十之八九会增加。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说，只有给各大学、新闻学院和传播媒介“授之以技”，才能适应这种需求。